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东·西

毛栗子◎著

——
同纬度
下的
阴晴
圆缺

汉语中的德国、日耳曼，来源于英语里Germany和Teuton，这个称呼大概是从公元前90年开始，指称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南部移居中欧的民族。而「德意志」则是这些部族使用的语言，最后才演变成对德意志民族居住地的称呼，更由此衍生成「德国」。



ARCTIME
时代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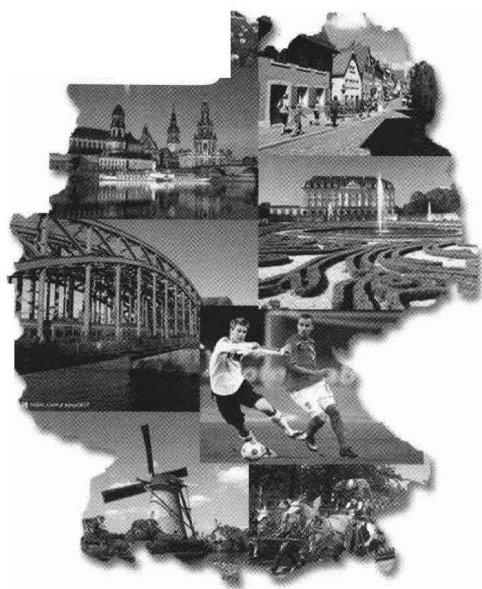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毛栗子◎著

东·西

——
同纬度下的
阴晴圆缺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西:同纬度下的阴晴圆缺/毛栗子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212-03724-6
I.东… II.毛…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2751 号

东·西:同纬度下的阴晴圆缺

毛栗子 著

出 版 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张 旻 方 红

图书策划:杜国新
装帧设计:宋文岚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印 制:合肥瑞丰印务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5.5 字数:180 千
版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724-6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东西——同纬度下的阴晴圆缺》是旅德华人作家毛栗子继《哭泥青蛙》之后的第二部散文集。未曾开卷，似乎已嗅到那熟悉的文香字味，开卷便有些迫不及待了。

认识毛栗子，源于她大量发表在海外华文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喜欢毛栗子，是因为她独特的文风。生在沈阳、长在北京、写在德国的毛栗子，从小就做着作家梦。也许是时机未到，出国前的毛栗子，梦做了多年，却一直未圆。到了德国以后，中西文化的冲突磨合，如同一剂激活剂，激活了久眠的写作灵感，让毛栗子的写作兴致一发不可收拾，先生“半推半就”地成了她的第一听者。毛栗子的德国先生是个律师，非常喜欢文学，在毛栗子的写作生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出于职业习惯，他总爱在毛栗子的文章中玩鸡蛋里挑骨头的游戏，经常和毛栗子海阔天空地调侃，常常逗得毛栗子灵感大发，连声不迭：“先生，我有一个想法……”久而久之，先生但闻此句，立刻双手抱拳：“天那，这个女人怎么又有想法啦！”正是这些和先生“碰撞”出的想法，让毛栗子写得如痴如醉，欲罢不能，水到渠成地让文集陆续问世。

毛栗子行文，着眼于生活中的平凡人平凡事。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在毛栗子的笔下，都是普通人，可亲可近，可恨可怨。毛栗子的文章，没有阳春白雪的唯美，没有故弄玄虚的深奥，没有跌宕起伏的惊险，没有大悲大喜的张弛；粗粗糙糙，有的就是一股似曾相识的老百姓味道。她的本事在于，生活中的细节信手拣来，真实亲切，毫无造作。得益于幽默风趣机智诙谐的文风、脑筋急转弯的本事和乐观超脱的自嘲勇气，毛栗子让她的文章不仅生动有

趣,而且怡情养性。植根平凡人物平凡事,借助真话傻话俏皮话,毛栗子的文章让读者很容易找到感觉,产生共鸣,并乐在其中。

毛栗子是个率性之人。行文不为写而写,而是非写不可。文章大多一气呵成,畅所欲言之后,就再也不去理它。如果被要求“再斟酌斟酌,再修改修改”,毛栗子大多一百个不情愿。“我写文就是有感而发,一斟酌二修改,那就不是我的原意了”,毛栗子振振有词。所以,毛栗子的文章就是以真为本,素面朝天,没有过多修饰。

毛栗子对自己的评价十分体现了她的个性和文风:“我是散漫的、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混混,没有高等学府愿意接纳,只好自己做书虫,在一本本中间蠕动。我,胖胖的书虫,头上顶着个裂了缝的破桶,在生活的路上缓缓爬行。书与我好比形形色色的五彩瓶,瓶子里装着诱惑,只要能到手,就拿来倒进自己的破桶,一边倒,一边漏,所以桶永远不会满,最后成了个什么痕迹都有点的杂七杂八桶。”正是这种没有框框架架、无需循规蹈矩的自学成才,让毛栗子的文章不拘一格,总有特色。毛栗子侃足球,除了“足球”用的是专业术语外,没有一句行话,我敢说,她连什么是越位都没弄明白。近乎足盲的她,愣是把2006德国世界杯足球赛事侃得有滋有味,让网友们跟着兴奋得年轻了一轮生命圈。这就是毛栗子文章的魅力。在文学这座水晶宫里,毛栗子的文章更像是一个在众多光环阴影下的“灰姑娘”,随性、本色,以她天性的真善美最终穿上了水晶鞋。

此刻,开启宫门,认识“灰姑娘”的钥匙就握在你的手里。

逸娴

2010年1月20日

序 / 001

我家有只小老鼠 / 001

老爸已乘黄鹤去 / 008

献 血 记 / 013

从女人叫床谈起 / 024

“婚头婚脑”记 / 028

弗莱堡：自由之城 / 041

德语学习 / 049

小城故事多 / 056

木阑健美 / 066

寻梦三日 / 075

春节二三 / 080

过 关 / 084

痛苦之升华 / 089

汉语桥上的年轻人 / 091

法兰德和尤万尼 / 097

一个“灭火器”的自白 / 103

法锤的歌唱 / 108

世界中文热 / 113



毛栗子侃足球 / 119

群总会 / 156

永远“你好”下去 / 162

得饶人处且饶人 / 166

民主法治 / 169

林泽尔糕饼 / 173

手牵手 / 177

“它比我快” / 182

母亲颂 / 186

庙小神灵大 / 193

张宏叔叔 / 198

骑牛出关 / 203

鬼婆说鬼 / 208

不如归去 / 214

埋葬何须故土 / 220

中国情结 / 224

耶稣的问候 / 230

土地主和傻地主 / 235

豆浆与男人 / 240



我家有只小老鼠

老鼠这家伙在十二生肖里是个头最小的，可它居然就坐上了第一把交椅，为此民间还流传着许多传说，来说明为什么老鼠能排行首位。老鼠虽说在生肖中算大，但在人们的眼里却很没有地位，什么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鼠目寸光，鼠肚鸡肠，獐头鼠目，鼠窃狗盗，鼠牙雀角，除了老鼠拖木屐大头还在后头，听起来有些可取之处以外，其他和鼠有关的词句几乎都带着贬义，连孩子们咿咿呀呀唱的童谣，“小老鼠，上灯台儿，偷油吃，下不来，哭哭啼啼喊奶奶”，都不放过可怜的小老鼠，先是让它高高兴兴上了灯台去偷油，然后就哭哭啼啼的下不来了，做老鼠真是够倒霉的。其实老鼠的本事可大了，自打有人类以来就开始和鼠斗，多少个年头过去了，不光是没把老鼠治服，倒把老鼠炼就成金刚之身，药不死，杀不绝，全球无处不是家，走到哪儿都活得挺潇洒，叫人类自惭形秽，无脸见鼠。小小老鼠寸把来长，每分钟心跳竟达三百下之多，我真难以想象那颗小鼠心是如何承受的，要是换了人，早就被忽悠到爪哇岛去了。

十多年前，弗赖堡大学生物学院的一位老教授给我讲述了一件关于大老鼠的事情，让我对老鼠的敬意更加深了一层。在学院

的试验室里,养着一些供做试验用的小动物,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长着红眼睛的小白鼠,也有被叫做耗子的大老鼠。它们像犯人似的被关在笼内,只等着研究人员来提审,人们把它们从笼中取走,在试验室里根据需要给它们体内注进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或者手术,然后来观察它们的反应,老鼠在试验室里受的罪我实在不忍心讲给你们听。受刑完毕,体无完肤、身心憔悴的老鼠又被送回笼内,浑身打着冷战奄奄一息地缩在角落里,它的同伴们立时关切地簇拥过来,把受伤的老鼠团团围住,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着受伤的同伴,久久都不散去,直到同伴好转或者死去。我听到后眼泪都流了出来。从此,我拒绝吃药,要病就病死好了,有生就有死,随它去吧,哪一种药不是在无数个小生命的身上试验出来的,药吃得越多,罪孽越深重,与其如此,不如放弃。说来也怪,这么多年来我也几乎从未生过什么病,不知是不是老鼠有灵慧眼识人,有心交我这一朋友。

第一次认识老鼠是在沈阳的时候。我当时坐在老爸的腿上,老爸坐在客厅的竹子躺椅上,手里拿着一本儿童画册,有声有色地操着陕北口音,给我讲述着《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故事》,他学老鼠假冒小红帽的外婆说话时,憋着嗓门怪声怪气:

“饿奏是你外婆呀!”

你别说,他这个陕西腔的狼外婆,听起来就是比普通话的狼外婆要吓人,我爸其实很有表演天才的,做起戏来一本正经得不露痕迹,常常把我们哄得真假不分,看得目瞪口呆。记得有一次他刚从四川出差回家,不知出差路上向何人学了一手,回家就急不可待地给我们显摆起来。那天晚饭后,他故作神态地宣布说:

“信不信由你,我可以用一根筷子把耳朵钻出水来!”

当然,我们谁也不信,好端端的耳朵怎么会被筷子鼓捣出水来,又不是在打井。大家吵吵闹闹地取来一根筷子请他立刻现场表演。我爸一脸神秘地拿着劲儿说:

“普通的筷子不行，要想变出水，必须用我那双象牙筷子。”

我爸有一双象牙筷子，细长光润白中透黄，敲击起来声音清脆的很是中听，是战争时期的战利品，他轻易不拿出来使用，平常都放在他书桌的抽屉里。有时桌上有可口的饭菜时，他就即性取出这双筷子，有滋有味地咂吧着。用级别高的筷子吃饭，味道也跟着变美，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每看到我爸用象牙筷子时，我就会觉得那天的菜格外得香。我爸起身回他的房间取来筷子，坐在饭桌前开始表演了，我紧挨着他，不转眼珠地盯着筷子。老爸模仿着魔术师的样子，张开双手给大家看完手心看手背，以示手中确无一物，然后抓起桌上的一根筷子夹在耳后，用双手轻轻地搓磨起来，他一边搓一边卖乖子：

“今天耳朵里的水好像不太多，我得多搓一会，你们要有耐心才行。”然后又好像突然有了感觉，“哟！我听见了，水过来了，你们看好，水马上就出来！”他的话音还未落，我们就真的看见，水珠从筷子头上一个接一个地滴了下来。我们惊叫起来，他真的在我们眼皮儿底下把“井”不可思议地钻出来了！就连一旁的大姐也露出了大惑不解之态，她本以为是老爸和我们几个小的开玩笑呢。我拿过筷子也放在耳边如法炮制，自然是滴水不见，老爸一脸的得意之色，好像是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谢幕的演员，笑得脸上都生花了。

像大多数的男人一样，我爸也是很孩子气的，也正因为是男人，他又总摆出道貌岸然的权威形象，其实男人是永远长不大的，无论他身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脸上的表情有多么的严肃。我爸给我讲小红帽的故事时，其实也是自己在玩呢，他假借大灰狼来吓唬小红帽和我，我们俩都掉进了美丽诱人的格林童话。我坐在老爸腿上聚精会神地听着，眼睛看着他手上那本色彩绚丽的画书，小红帽走在青草丛生、蘑菇遍地的林子里，外婆那冒着袅袅青烟的小木屋已经清晰可见了。就在这时，一个黑影悉悉有声地在我

眼前飞快地滑过,似乎书中的大灰狼跳出来一般,长长细细的小尾巴,笔直地拖在身后,像是拉着一道黑烟的跑车,一下子就不见了。

“一只小老鼠!”我尖声大叫起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真正的老鼠。

家里有了老鼠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老鼠是杂食动物,找到什么吃什么,要是吃对了口,它们就拼命繁殖,用不了多久就可几代同堂,热热闹闹的一大窝。它们帮着你吃不要紧,要命的是它们磨牙的需求,家里的箱子柜子都是它们喜爱的物件,能让它们嗑的千疮百孔的,撒下一地碎渣。家里发现了老鼠,立刻迅速地采取措施,几个木制的鼠夹被安置在厨房与客厅之间,夹子上放着一小块抹了黄油的面包,香喷喷的连人都会上当,更不要说小小的老鼠了。可是夹子在地上摆了好几天,竟没捕到一只馋嘴的老鼠,家里的人松了一口气,以为我可能是看走了眼,也就不那么戒备森严了。有一天,阿姨端着一盆水去厕所,刚进门一眼就看见一只老鼠蹲在地上,阿姨和老鼠都被吓得同时窜了出来。老鼠小巧玲珑,一转眼就踪影全无,阿姨则被吓得连水都没有倒,端着盆慌不择路地往外跑,和往厕所去的老妈撞了个正中,一盆水一点儿没浪费地倾泼在她们身上,水盆咣当一声摔在地上,两人湿淋淋地面对面站在那里,好一会儿都没反应过来。而我却立刻就反应过来了,看她们俩的样子真有点像卓别林的电影,一个没头没脑地从厕所往外冲,一个若无其事地向厕所走,一盆来路不明的水哗的一声倾盆而泻,两位一本正经的大人一下子呆若木鸡,啊呀呀,别提有多好玩了!我笑的肚子都疼了,那只小老鼠也一定是躲在什么地方吱呀呀吡着牙大笑呢。

阿姨也看到老鼠了,家里确确实实有老鼠!鼠夹又出现了,上面照旧放着一小块抹着黄油的面包。上世纪50年代,我们家的生活还不错,所以连老鼠都跟着享口福。市面上卖的鸡,只要

一毛八分钱就能买一只，我那时才几岁的孩子，按说不可能了解市场行情，只是总听我妈念叨，说她生我弟弟的时候，老爸高兴得笑歪了嘴，终于把儿子给盼来了，为此天天一毛八花着给我妈买鸡炖着吃，让她奶水充足喂养好儿子，把我妈腻歪的，一到吃饭的时间就犯胃病，恨不得天下的鸡都死绝了才好。三年以后，中国困难时期开始了，她又开始天天做喝鸡汤的梦，可那时候，中国却差不多真的没有鸡了。所有，你们平时千万不可把我妈得罪了，她虽说没什么坏心眼，可要是惹急了，咒你一句，少则三天，多则三年，准会成真！要不人们怎么说“见机（鸡）行事”呢，就是告诫你不要错过有鸡的时候。

家里的这只小老鼠本是出来闲逛的，一点害人之心都不曾有，见到家中鼠夹遍地，杀机咄咄的，它本能地起了防人之心，外出时变得慎之又慎，行为更加狡黠，再没被人撞上过。直到一天下午，我从昏昏的午睡中醒来。那是个阴天，下午两三点钟外面就黑糊糊的，屋里就更暗了，好像是黄昏时分似的。我睡醒睁开眼睛，都有些闹不明白，是应该继续睡下去，还是应该起来出去玩，小时候经常出现这种睡迷糊的情景。我懒洋洋地躺在小床上，透过小床一根根的木围栏，眼光漫无目标地在房间里巡视，最后停留在客厅与卧房之间那暗黄色的幔帐上。不知为什么，小时候我对幔帐上的流苏特别的偏爱，经常拿在手里把玩，长长的麻花绳上打着漂亮的结，结下垂着软软的璎珞，把脸埋在那堆柔软的璎珞里，它痒着你的鼻子，抚摸着你的脸，你就进入梦想状态了。我深情地看着那流苏，眼光久久不肯离去。突然，房间里一阵奇怪的窸窣之声打断了我，我坐起身来寻声望去，那只小老鼠又出现了！它站在离床不远的地方，也正朝着我的方向窥视着。上一次它跑得太快，未能看清楚它的长相如何，这一次，它居然和我的想法一致，也想弄明白我是何许人也，我们俩一动不动地互相对峙着。它瞪着一对圆溜溜的眼睛，那是怎样的一双晶莹清

亮，充满稚气，由于涉世不深，好奇多于戒备的眼睛；两只耳朵警觉地竖立着，尖嘴上的胡须轻轻地抖动，细长的尾巴忽左忽右地在地板上滑：

嗨，你是什么人，怎么被困在木栏里了？

我是个小孩，小孩的床上就长着这样的木头。

你要是想出来的话，我可以帮助你，我反正也是闲着，啃木头是我的本行。

谢谢你，我没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

没什么，瞎转着玩，你要没事我就先走了。

嗨，小心地上的鼠夹子！

放心，我又不是苏联耗子，见了黄油没命，你家大人真有点儿傻不是，嘿——嘿——嘿。

然后，它就不再和我对看了，继续在房间里溜达起来，转到桌前，还立起身子举着两只前爪，伸头向上，连嗅带看，神态可爱之极。它转遍了，玩够了，回头看我一眼，就钻出幕帐不见了，听着它小脚丫踏地板的叭叭声悄然逝去，我心里真还就觉得少了点什么。

最后一次见到它时，就更富有戏剧性了。它长时间在我们家出没，从未遇到过麻烦，就有点掉以轻心，终于有一天，叫我妈碰上了。小老鼠那天心血来潮，一展轻功，不知怎的爬到家里的书架上去了。老妈发现后，顺手抄起我爸的牛皮拖鞋，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猫步向前，猛下手把小老鼠扣在拖鞋下面，然后就激动得声音颤抖着大喊大叫起来，听上去一点儿都不带胜利自豪感，反倒让人觉得天要塌下来似的，她和我家阿姨一样，都是怕鼠的，恐怕比拖鞋下面的小老鼠还要惊慌失措呢。

“快来人哪，我把老鼠扣在这旮旯了！快拿家伙来，快点儿来帮我呀！”

阿姨屁股着火似的，满屋子乱窜着找武器，最后举着一根毛衣针交到我妈手里，意思是让我妈下手把老鼠扎死。看到这儿你

们恐怕都要笑出来，我妈要是那胆量，还用大吼大叫地找帮手吗，早一拳下去连鞋带鼠打它个天昏地暗了。可惜你们没见到她们俩那慌作一团的样子，会叫你笑得合不上嘴。你们可以想象她们那乱成一锅粥的吵闹：

要扎你来扎，我可下不了手。

我要敢就不用你了。

那你来扣着它，我找别的家伙去。

你先把它扣上的，还是不换人的好。

你要是老找不到家伙，不如先把它放了。

要放等我先藏起来——

阿姨最后找来个什么家伙，我没有印象了，最最精彩的是，那只机灵的小老鼠趁她们不知所措的时候，把爸的牛皮拖鞋咬了个洞，溜之大吉了。老妈和阿姨大眼瞪小眼，互相埋怨，哭笑不得，更叫我妈为难的是，爸心爱的牛皮拖鞋完蛋了，她可怎么交代啊！？爸总是穿一种牌子的拖鞋，它又轻又薄又雅观，棕褐色的牛皮被脚磨得又光又亮，夏天时穿在脚上，有一种惬意的滑溜溜、凉飕飕的感觉。我小时候没事总爱去穿老爸的牛皮拖鞋，因为是皮底，敲在地板上能发出清脆有力的啪啪声，像打着鼓点阅兵似的，走起来格外带劲。如果把两只鞋对套在一起，拖鞋就变成了带篷的小船，在地板上划来划去，也能让你忙活半天。老爸下班回家看见被咬破的鞋，先是把脸一沉，听我妈把故事讲完后，他又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了。

这只小小的，或许也是好几只小小的无名鼠辈，给我的童年记忆添了多少有趣的色彩，它的那双满是稚气的眼睛似乎又在对我说：

“要帮忙吗？啃木头是我的本行。”

2003 年 10 月

老爸已乘黄鹤去



我爸很有艺术家天赋，可惜没机会钻研深造，一辈子光闹革命了，实在是件遗憾的事。他不懂乐理不识谱，弄个乐器来，先找哆、咪、咪，然后就试着自己奏出个曲子来，虽说不怎么样，却让人一听就知道他拉的是什么。他从未学过绘画，只是退休后在老干部局办的绘画班上了几堂课，居然也妙笔生花，画得头头是道，老鹰耸肩缩头地立在光秃秃的山岩上，一只眼射出犀利森森的光，看得你不禁倒抽口凉气。书法就更不用提了，有时间就爱拿着笔划拉，写得好坏不说，精神极为可嘉，他的这个习惯对我影响至深，从小见到谁字写得比我漂亮，就止不住地去模仿练习，自己的字体也因此今天长、明天扁地变化无端，后来意识到草体才是自己之最爱（和我爸一样），却写来写去不得其道。老爸点拨我说，要想把字写好，无论什么体，都先要练基本功，把字一笔笔地写清楚，写规矩，然后才草得起来。我听后很受启发，找来家中的横条信纸，密密麻麻地用钢笔抄写起《毛泽东选集》来了。我爸休假回家，我拿出厚厚的一摞毛选手抄本让他评论鉴赏，并告诉他，是受了他的启发而练的，他脸上顿时现出一种我无法形容的充满感情色彩的喜悦，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一种作为父亲的骄傲，一

种为子女感到的骄傲。虽然我只不过受了他的启发写了几个字而已。他脸上真情流露的笑容深切地感动了我，一时间我们俩融通了，彼此都觉得被感动了。这种感动不是别人轻易可以理解的，它在我的胸里击了一下，泛起涟漪一片，然后就被贮存到心灵深处去了。我那时十一岁，上小学五年级，巧的是，一个星期以前，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又想起当年情景，封存了四十年的记忆一下子被勾了出来。

一个星期前，先生到市法院出庭。我先生可爱出庭了，一出庭就意味着离开事务所，在外面世界活动，可以遇到业界同仁，大家互相交换一下信息。总在事务所闷着，怕会孤陋寡闻，坐井观天。打完官司进城溜达一圈，满大街漂亮的女大学生还能让他耳目一新，情绪振奋。有如此众多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这次出庭，在法院的走廊里，碰到了他的律师同事艾尹豪森先生，他的名字直译成中文叫“房子一座”。老房子一座和先生边走边聊地向法庭走去，所谓的法庭也不过是一个个房间而已，经过一个房间时他停了下来，满脸放光地对先生说：“我儿子正在这里出庭办案呢！”

律师老房一座为律师小房一座的骄傲与欣慰深深地打动了先生。他回来描述给我听时，眼睛都潮湿了。我知道，他自己也一直期望着，我们儿子将来能攻读法律，学成后和他一起在事务所同车驾辕。想到神往处，他居然会说出“就怕儿子眼高，看不上我的小事务所”之类的蠢话，先生有时比我还痴人说梦。看到先生为两座“房”而发的感慨，老爸当年拿着我的手抄本，满脸春色的画面，猛地一下涌了出来，这幅画在心中埋藏了四十年，现重新问世，依然逼真感人。继先生之后，我的眼睛也湿润了。记忆犹存，而老爸却乘鹤而去，我心中的忧伤像漫天的大雾，把一切都慢慢地吞没了。想当年我不过是写了几个字，就换来我爸一脸的阳光灿烂，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看到我为他编写的故事，又该是如

何的场面呢！

老爸的艺术细胞很大程度被用在摄影上。他酷爱照相，解放战争时期他得到一部德国造的莱卡照相机，打那以后，他就迷上摄影了。他先是给同志、战友、朋友们照，娶了我妈后，很快硕果累累地结了一树儿女，他就更忙了。动辄全家外出逛公园，上上下下，前后左右，把我们几个照得心里厌烦死了。他自己照不说，每逢儿女们的生日，还倾巢出动跑到照相馆去留影纪念，摄影师跑前跑后的忙乎着打灯对光，摆凳子，全家人按照摄影师的指示或站或坐，目光一致向前看。

“男同志请往女同志这边靠一靠，小妹妹把脸抬起来，姐姐看这边，别看墙，小弟弟别乱动，好，看我，请笑一笑，这就照了！哟，等等，女同志还得再垫高点，我找块板来。”

等他把板给女同志垫好后，所有的程序又得重新来一边，把男女同志、小弟弟和大姐姐们折腾得呆若木瓜，有气无力地看着镜头，一个个都像是卖炭翁般的满面晦暗烟火色，两腿僵硬眼发黑。那时只要老爸一提去照相馆照相，把我们烦得心里立刻就生出绿毛来，可谁也不敢和他对抗，只好迈着沉重的步伐向甘家口照相馆走去。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一年中就有六个生日，只要是老爸在北京，就肯定逃不脱去照相馆这一关。甘家口照相馆的摄影师傅，把我们从小照到大，每次见面亲切地互问长短，都快照成家里的亲戚了。我们在他眼里一年年长高变大，等我们六个都成人后，照相师傅的头发已花白成一片了。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自己都身为人母，各有各家，翻看过去的老照片时，就像喝了醇厚馥郁的老二锅头，人一下子就醉了。多少儿时的光景，都被老爸摄进了他的镜头里，无论我回忆起随便哪一阶段的往事，几乎都可以找到与此相应的照片。爸捧着他那德国造的老莱卡，把我们的成长过程忠实记录了下来。写到这里，我闭上双眼，心里默默地感谢着苍天，我们曾经拥有的父亲或许不是最出色的，他身上有